台學統

台學統卷八十九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詞章之學三十六

廩生黃雲海先生鏶

黃巖縣志黃鏶字世清號雲海路橋南柵人邑廩生有至性言動不苟讀書務窮義理凡經史百家無所不覽壹反諸躬求所以自得之實潛心深造沈默寡言人莫窺其際爲詩清醞悱惻能自達其性情其文一衷於理粹然儒者之言也咸豐丙辰卒年五十三著有深詣齋詩鈔三卷文鈔五卷新橋管氏爲梓行於世

黃雲海先生傳　林孔哲遐村撰　五石瓠齋文鈔

先生諱鏶字世清號雲海姓黃氏先世自閩遷黃巖新安鎮之南柵父元仁家本中貲重然諾爲親友抵債遂落先生生有至性善讀書幼治五經過目成誦沈潛好學常於夏夜手一編足穴虛罌蚊啞紛集披尋搜討吚唔不輟年十一卽能作六朝小賦弱冠游庠旋丁外艱家居授徒藉脩脯奉老母程色養無倦時先正夏寶田先生以詩學昌數過其家論詩竟夕相得甚歡初娶新橋管思誠女未踰年而亡續娶太平澤庫屈氏生一子一女道光癸巳甲午歲遭大疫母妻子女皆歿先生孑然一身謙退守己益勤於學未嘗有怨尤之意晚娶張

氏生子永琳永琪永祚女二丙申以後依新橋舅家
最久且密契咸豐壬子始受知於吳姓舫學使以高等
食廩餼丙辰五月自新橋病歸至七月間卒年五十三
先生在新橋前後凡二十餘年里中小夫豎子無不知
有雲海先生者其卒也有戚友夢先生為某城隍神云
先生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於經史之外岐黃青烏九流
百家靡不通曉然恥為章句儒每與哲言讀書貴明心
性彼敝文嚼字胡為哉為人和平忠厚如精金美玉無
可瑕疵豈由積學功深平近處自然高不可及其詩清
醰悱惻能自達其性情為文一衷於理楮墨外自見寶
貴猶憶庚戌辛亥之歲王莘農先生承弼館新橋先生

答米船樓時相抵掌抗言今昔哲亦得與聞每執卷商
推其閒謬謂後生可畏而今均有典刑之悲矣用敢捃
摭遺聞或可附綴志乘之末云

雜錄

感舊詞挽黃雲海夫子　林孔哲　草莽閒吟二

白日何茫茫愁風起四裔古處久不敦斯文況衰替魯
國祀爰居蠻奴飾錦罽榮陽典籍後寥落誰其繼卓哉
黃夫子爲人有深意少耽翰墨場晚極天人際曹劉寄
短目孔孟拓深義讀書如貫珠心清玉壺置學養合疏
通道在兼夷惠苟簡性所嘗泛愛情不泥摭拾無漏遺
坐給鄉黨事神農未貫穿伏羲或遷次確鑿伯喈碑是

否元瑜記眾長萃其門不枉殷求至灑落映當時乾坤
幾標致即今廊廟材豈乏青雲器儒術誤浮雲衣冠搶
於地始信賢達士立身端有自夫子重天機蕭疏外名
利旁人尚姑息相對加勸慰至美待何求技癢余深媿
理明見則透知者無異議比來搶攘中九皋聞一嘆韋
布偶披豁外閒憎羨睇獨有二三人伊昔託深契雅望
若幼安謂管賡堂須聲才氣如王濟謂王莘農承澥以我附苔岑實兼
師友誼闊即閒過存不淺庾樓醉每談及時事慷慨雪
危涕猶憶歲丙午我病在牀被往返實致煩葠苓無虛
劑此意豈他人不啻嗟余季小民感壺漿君子秉信誓
海甸俄紛紜萬事流水逝蒲柳恐先秋松柏竟凋歲杳

嗟邊韶腹慟哭子雲字疇曩濫許與而今我安詣昨夜下庭階涼飆動蘭蕙舉首眺西南秋色一何易淒絕倚平心百年入夢寐時物觸遙懷匏居傷獨繫愴恍欲出門含情目酸鼻

遺書

深詣齋文鈔五卷

按是集管作霖鈔存王棻編定凡經說一卷十六首論著二卷三十五首雜體一卷十九首雜文一卷二十首共文九十首新橋管氏梓行王棻爲跋

深詣齋文鈔跋　柔橋初集五

右深詣齋文鈔五卷雲海黃先生鏶之所著也先生天

資穎異讀書務求義理舉凡六經諸史所言壹反諸躬而求所以自得之實沉潛深造不求人知人亦無有知之者年既艾始補博士弟子員世稍稍耳其名然稱之者第知其爲時文師而已既歿數年其徒管慰農孝廉始裒其遺文都爲一集余得受而讀之大都皆深造自得之語而無憤時嫉俗之談多反躬內省之詞而無徇外爲人之意然後知先生之學卓然有見於道固非口耳記誦工爲制舉業者所可同日語也葢嘗綜觀鄉先哲之文宋明尙已自　國初以至今日非無篤志古學能自振拔流俗者顧其所學或但求工於文其高者因文見道而已非若先生之學有見於道而後發而爲文

也向使先生挾其所學見用於世歷歷中外以襄贊
國家之盛治其規模次第必有大異流俗之所爲者而
世之人亦無不知有先生矣惜乎老死牖下僅以諸生
終也所謂得之有命者非邪然先生之學則豈以是爲
重輕哉余不獲從先生游顧嘗同場屋見其爲人沈靜
簡默退然如無所能者嗚呼其斯爲有道之君子邪遺
文九十首謹編次爲五卷第其目如右世之有志爲學
者得覽觀焉同治九年歲次庚午三月己丑邑後學王
棻謹識

深詣齋詩鈔三卷

按是集分年編錄始甲午終乙卯內缺十二年其餘

或本無詩惟丁酉至庚子凡四年不應隻字俱無或散佚歟今存者五古十五首七古三十首長短句五首騷體一首五律八十五首七律八十三首五絕十一首七絕九十七首五七言長律各一首共詩三百三十首王蓁有跋

深詣齋詩鈔跋　柔橋三集

右深詣齋詩鈔三卷雲海黃先生鑣之所作也同治庚午余讀先生之文而好之分體編錄釐爲五卷而爲之跋管慰農大令作霖既取而印行之矣而顧未見先生之詩今歲仲春乃從慰農之子穰求得其稾凡古今體詩三百三十首有王莘農副貢承擨評及楊定夫侍御

晨校語而王子常太守詠霓亦嘗讀過顧子常編黃巖集僅錄其詩二首豈讀後而忘之耶抑未審先生之詩之妙耶余觀先生自幼即耽書史爲前輩夏寶田先生所器異既而文章憎命遭際坎坷中年連喪其妻兒女夭亡孑然一身無以爲家他人處此必將怨天尤人悲歌嗚咽有不可終日之勢而先生惟安命讀書孜孜無怠未有憤懣不平之氣即其詩觀之知其學養深矣士君子束髮讀書抗心希古縱不敢自許爲聖賢亦安可無異於流俗乃或艱科名或遘憂患輒謂詩書負人儒冠誤我氣息奄奄不能自振何所見之陋耶若先生者豈不卓然大丈夫哉吾是以誦先生之詩而流連不置

也其詩按年編錄不分卷數謹爲覆校釐爲三卷仍以歸之少農俾印行焉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四月五日辛亥後學王棻謹識於文達書院之南窗

遺文

謙卦衍義 採詣齋文鈔一

自中人以上至於聖賢其勉而爲善者所造之境各不同而皆生於不自是之一念自中人以下至於大姦慝其流而爲惡也所造之罪各不同而皆起於不自愛之一念夫不自愛者自是之極也不自是者自愛之極也其名雖殊其實則一也此其義易之謙卦盡之謙也者不自是之極正自愛之極也何以言之今夫人登高陟

險上薄雲霧下臨絕淵所履誠高矣而其心恆惴惴焉惟恐失墜自愛故也千古以來王公將相憑藉威權一失其道蓋未有不覆亡者較之登高陟險可懼尤甚然當其盛也威福自恣旁若無人譬之臨陗壁仄徑而舞蹈也初未嘗有失墜之憂洎乎失墜猶不自悔豈人或有不自愛者哉自是之心勝而識不足以保身也姦諛之臣專寵固位上竊下奪排斥忠讜怨仇滿天下冀獨保富貴以遺子孫其心以爲能自愛矣而怨毒忽發身死族滅比比而然其稍幸者獲保首領以殁既殁之後公道驟伸破棺戮屍子孫誅夷又有甚者則國家亡而己隨以斃若郭開柳璨崔胤之徒是矣彼忍以其身爲

大姦慝不稍愛惜則以天下國家之物舉無足以當其愛惜者惟知愛富貴及子孫而已嗚呼孰知富貴子孫終非我有哉然則其所愛者是耶非耶而姦諛接踵終自以爲是也此亦何足與辯吾獨惜夫抱大有爲之志具不世出之才而不能慮以下人集衆思以廣忠益而惟自以爲是遂至明於前而蔽於後決於此而傷於彼自尊而人反卑之自信而人反疑之其究也同歸於亂則未聞道之故也謙之初六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言圖大事者非謙不濟也其九三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言成大功者非謙不享也舜之察邇言禹之拜昌言成湯之罪己文王之望道未見孔子之子臣弟友未能一焉

胥是道也故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夫求伸於萬物之上者必先處於萬物之下所謂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也謙卦六爻言吉者三言利者三其象曰謙亨君子有終有終云者非僅以富貴予孫言之而富貴子孫亦在焉吾以不自是者爲眞能自愛也豈虛語哉

詩無淫奔者自敘之辭說

紫陽朱子所注四子羣經皆炳如日星無可疑者獨詩傳之作於國風鄭衞諸篇大半指爲淫奔者所自作原其意殆甚惡淫奔之俗又習聞鄭衞之淫因借傳注發明以冀人之懲刱耳而不知其背無邪之論失風人之旨棄先儒傳述之舊聞有不可爲訓者也今詩傳列於

學官學者童而習之其弊將中乎人心是不可以不辨
何言乎背無邪之論也作詩者或爲忠臣孝子或爲勞
人思婦其言或美或刺或和平或激切要皆發於性情
之正合於好惡之公是以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曰思無邪無邪云者謂詩人之志有善而無惡也朱子
釋之乃謂詩有善有惡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
足以懲創人之逸志夫善心因善而感發固已若逸志
因惡而懲創恐未必也今夫風詩作於民閒而采於太
史假令桑中溱洧非刺淫之詩而爲淫者所自作猥鄙
之言太史采風當棄置之孔子刪詩亦可芟除之何爲
留以汙簡冊也苟謂其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而故存之

則後世淫詞小說曲摹風情將亦可以懲撊人之逸志乎抑必斥爲導淫長亂之書也今之學者習聞朱子之說遂意揣香奩豔自古有之其言且得列於聖經傳誦萬世效法不邉何知羞惡是導淫也夫詩人之志本欲遏淫而反導之則朱子之說爲之也何言乎失風人之旨也凡詩之言諷諭百方或微言之或反言之或比喻言之或假借言之其詞甚隱其意甚曲從未有出於徑直者如君子偕老刺宣姜也而僅諷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餘皆言其容飾之美二子乘舟憫伋壽也而僅曰願言思子不瑕有害絕不言其被殺之實所謂微言之也猗嗟譏魯莊公也而全篇極道其世姻容飾之盛無

惜詞焉所謂反言之也他如終風且暴之刺衛莊公則不正言而比喻言之鶉之奔奔之刺宣姜與頑則不自言而假借他人以言之此其作詩之故皆明徵諸傳記而朱子初無異詞者亦足以見詩人之善於諷諭而學詩可以言之說爲不誣矣然由是推之則有女同車何不可從微言之例以孟姜爲齊女而刺鄭忽之辭昏野有蔓草何不可從反言之例以美人之相遇慨已之不遇時有狐綏綏何妨亦爲比喻之辭憂其君之怠荒無政期我桑中何妨亦爲假借之語著其人之淫蕩無良而必以爲男女相悅之詞且必以爲其人所自作耶又有甚者王風之邱中有麻所謂留子嗟留子國明是賢

人留者地名卽漢之陳留郡實在東周畿內葢子嗟子國所居也序曰思賢確不可易而朱子獨以爲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之作夫桑中之詩有孟姜孟庸孟弋果爲淫者自敘則以一男而通三婦事已不經況此以一婦私兩男而乃復形諸詩歌道其名字汙鄙甚矣縱世間不能無是事而聖人又何必存是詩耶故愚以爲朱子之說詩葢未達風人之旨者也大抵風人之旨託諷居多往往以君臣朋友之事而託諸男女如干旄之詩致美禮賢而比賢人於姝子紫陽於此獨無疑詞至於東方之日亦有彼姝之文靜女之篇亦著其姝之號則必以爲淫奔夫又安知非好賢若渴者之所託言

乎故惟不失風人之旨而後可以說詩何言乎棄先儒傳述之舊聞也凡詩未有無所爲而作者春秋戰國之閒必尚知其說故七子賦詩不出鄭志趙孟並無貶詞蘀蘀兮風雨諸篇當時皆知其所指而不疑爲淫詩也秦火而後殘缺固多然漢儒時猶近古授受自有淵源縱未能究其詳亦必能知其略豈不愈於後人之臆斷乎今朱子於小序毛鄭之說惟與傳記相合者則取之如碩人載馳新臺黃鳥株林諸篇始無異議若傳記無足徵即如木瓜之美齊桓公見於說苑者亦棄置不取且爲之辨論以爲齊之施於衞者厚而衞無以報與木瓜瓊琚薄施厚報之義不符是說也何其固哉夫衞雖

無以報齊而擬報之以瓊琚又言瓊琚之不足爲報正見報之事有限而圖報之意無窮也若必泥其辭以釋之則卷耳之言陟隤元黃后妃豈眞登高陟險君子偕老之言胡天胡帝衛人何爲妄見謬稱乎必不然矣且木瓜美齊桓公之說卽非定論而姑存其意猶見報施忠厚之情必如朱子以爲男女相贈答之詞則於勸懲之義何居愚是以竊意先儒傳述之舊聞不宜盡棄也緅生生乎千載之後爲草莽之儒所知所能於先賢不堪爲役而敢於昌言其非者誠以聖人之刪定必不若是之混淆詩人之寫情必不若是之徑直誠如朱子之說則風詩諸篇意之曲者皆化爲直情之深者皆化爲

淺志之正者皆化爲邪竊恐學詩者不得其益而反受其弊也故極論之夫從古無自以爲是之聖賢使吾言而妄歟吾將見哂於人其何傷於先賢若猶有當也先賢復起豈其易之

式好無猶說

人生而有竝生者曰兄弟其多與寡自天定之寡不能增爲多愚不能易爲賢故曰天屬之親然其親竝本乎父母而不若父母之尊其戚百倍於妻妾而不若妻妾之暱末俗澆漓好貨財私妻子父母且有不顧者何況兄弟是以兄弟之閒稍較量錙銖輒起相鬩妻各助其夫子各助其父而一門如水火矣其稍良懦者猶知避

鬩牆之名而懷利挾私相怨不已傳言日多見面日少
寖成疏曠遂爲路人既爲路人復有所爭則鬭很訐訟
之事不能已矣原其忿爭之故事有萬端而一言以蔽
之曰利考其忿爭之始豈無一是一非一曲一直而忿
爭不已至於終身至於數世則無分是非曲直而亦一
言以蔽之曰敗夫家之興廢天實爲之彼蒼者天豈不
能辨人閒兄弟忿爭之是非曲直而必使兩敗俱傷同
歸於盡何哉曰兄弟相爭是爲不悌而其本在於不孝
父母之於子也無多寡無賢愚視之如一故孝子體父
母之心無不悌者人惟先自絕於父母是以忍切齒於
兄弟既至於切齒矣則是非曲直雖不同而其忘父母

也無不同人而至於忘父母則雖有小是已成大非雖有小直已成大曲天豈能復於其中辨其毫芒而有所厚薄哉古人於兄弟之獄每不較是非曲直而問賢愚於其愚也則恕之於其賢也則責之斷斯獄者非柔茹而剛吐也誠有見於一本之親愚者不知而賢者則宜知也詩曰兄及弟兮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蓋略是非曲直而望天下之人胥為賢者之辭也

仁義論

率性之謂仁天道也節性之謂義人道也性之中一仁而已天地以生人物為性人得天地生人物之性以為性非生則無人故人未有不好生者此之謂人此之謂

仁卽此之謂性因其性而順行之則有生我者不能不報是以有孝有同生者不能不愛是以有悌有爲我所生者不能不卹是以有慈推而廣之有與我同類而生者爲民有與我異類而生者爲物其生同則欲其生之心不得不同是以仁覆天下仁也者情之自然也卽理之當然也以自然而論曰仁以當然而論曰義義與仁非有二也然則論性者言仁足矣而又言義不已贅乎曰是有說葢循性之自然而無不合理者惟生知之聖耳性不虛生必麗於氣而後生聖人得氣之清故其性全常人得氣之雜故其性偏性之全者循其自然則仁至而義亦盡性之偏者亦循其自然則自謂率性而不

知其爲氣所役也常人者必以聖人爲準知其體之自然勉其用之當然迨盡所當然而造乎自然則亦一聖人矣由是言之生知之人依仁而自合義準乎天道者也學知之士遵義而後歸仁準乎聖人之道者也仁義豈有二哉或曰仁主恩以禮樂爲先義主斷以兵刑爲重何必同不知世無兵刑則不仁之徒橫行於天下而善類或幾乎息矣天道好生豈其使一人肆志以夭枉萬民或又曰天之惡不仁甚矣然嬴秦朱梁不仁而興漢獻帝晉安帝明懷宗未嘗不仁而亦亡則又何說吾以爲天子之仁與匹夫異匹夫爲仁在己而已爲天子者必與人其之得人則興失人則亡以堯舜之仁而專

任其驩天下未始不叛以桀紂之不仁而能用龍比天下未始不服且夫不仁而興者時勢爲之也興而仍不仁不旋踵亦亡嬴秦朱梁是也未嘗不仁而亡者亦時勢爲之也而亦未嘗仁也彼漢晉之君自失其柄明之懷好惡倒置何嘗能用一仁人哉易姓之際必有不二心之臣捐軀效命所謂求仁得仁也至於國社已危眞主方興而復舉義旗以取屠滅其心雖義其事則已近於不仁也觀於微箕不叛可知矣謂其欲就一時之義而拂乎天心之仁也棻按此論足見先生眞學眞識孔子以微箕與比干並稱三仁其理如是學者當細參之若夫六朝五季以至前明末造殺戮頻仍幾無遺育竊疑天心亦有時而不仁然吾意天之愛民與

聖人同聖人之於民非盡人而愛之也取其仁者去其
害仁者而已世衰道微姦偽叢起惟利是視不復知有
倫理生生之機於是乎絕雖有聖智莫能為功天不忍
生機之絕也於是乎芟薙而廓清之以待聖人之出斯
天之以義成仁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天地之
心仁而已矣孔子之言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理雜於
氣而得天不全則相近者可使相遠此率性所以難也
心習於義而欲仁仁至則相遠者可使相近此節性所
以貴也天人之故較然可識已

棨按性本有五曰仁義禮智信而仁足以該五性故
曰性之中一仁而已孔門之教專重求仁又以聖與

仁並稱皆此意也

名實論上

今試執塗人而問之曰名與實孰重則人必曰實重雖然實固重矣而名亦未爲輕也先王以倫紀教人謂之名教士大夫以綱常自勵謂之名節若是者豈好名哉葢名緣實而後生而實亦依名以爲固者也有愛親之實而名曰孝有敬長之實而名曰悌反是則爲逆爲傲是以人不敢忽於親長爲有守身之實而名曰節有潔己之實而名曰廉反是則爲汙爲貪是以人不敢縱其嗜慾爲人生而有身其實也命之以名其名也身存而爲聖賢豪傑實之美也迨其身亡而天下法之後世效

之惟賴有名耳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夫告朔之禮亡矣是實已隳也羊存是名虛懸也務實者莫若聖人而於此猶欲存其名非以名足以永夫實之故乎古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泣血三年苫塊食粥其戚如此今之人惟衰麻在身而已其實固已亡矣然而不敢公然為喜慶之事者則猶以名存故甚矣名之足以維道也為士大夫者縱不能盡其實而於名之所在宜何如保護愛惜之若乃縱欲任情裂冠毀冕悍然自主不恤人言在衰絰之中行喜慶之事其始也聞者駭而笑之迨其後則踵而效之矣踵而效之者漸多而親喪之名將廢嗚呼

哀哉喪之廢自斯人始也其爲人之賢不肖何如也前人有言曰三代以上之士惟恐好名三代以下之士惟恐不好名其恐不好名者非重名也謂實附名以存不好名而實遂亡也吾是以未敢廢名也

名實論下

甚矣人情之惑也於不孝不友不仁不義之事恣意爲之不復以敗名爲慮獨至於婚嫁之費衣冠之飾宴飲之具則必豐必腆雖至於破產而不自知以爲恐敗吾富貴之名也一朝之忿鬬力搆訟輾轉蔓延至於破家亡身不復反顧以爲恐敗吾豪強之名也夫富貴豪強與孝友仁義之名其得失相較爲孰重而人顧舍此爭

彼者豈眞顛倒是非至此哉蓋禮教之衰風俗之敝有自來矣今夫孝友仁義之實之爲人所當有而不易有不待言也然而人或有之終不得與富貴豪强者齒自非特立孤行之士其孰能足己而無怨尤哉若夫富貴豪强之實則非人所固有也然而一有其實將幷孝友仁義之名亦歸之卽令不孝不友不仁不義人亦不復以之相詬病蓋富貴豪强之有利於人如是也於是乎不能有其實者尙欲飾爲其名由是言之豈非風俗之敝爲之哉然則何以救之曰卽以富貴豪强之實歸之孝友仁義之人而已矣非孝友仁義不能致富貴豪强則人自不求富貴豪强而專爲孝友仁義兩者合爲一

而俗乃丕變是在爲上者

籌鹽法論

鹽猶穀也天下無不食穀之人卽無不食鹽之人穀生於田自大禹以來則壤成賦以至楊炎變爲兩稅皆必就田之在民與民之有田者而取其租賦未聞有設官給本督之耕種自爲收糴者獨至於鹽課則不然其收之也以官帑其領之也以官商其驗之也有官引其行之也有官地而因多設鹽官以司其事多設鹽捕以緝其私是猶田之生穀必官給工本以耕之且官收而官糶之也商旣在官公私耗費估計貲本鹽價不得不貴且名爲官鹽而一引之鹽斤數加倍船戶復有夾帶沿

途售賣先私後公宜乎姦民效尤私販愈夥民間每喜
食私鹽者以私鹽賤而官鹽貴故也貿易喜賤人情之
常非法令所能禁止此所以欲銷引而引愈壅欲緝私
而私愈多也私多引壅鹽課日虧國計何賴至於行鹽
限地有近淮而食浙鹽者有近川而食滇鹽者同一官
鹽越境而賣輒以食私罹法更爲可憫欲除其弊宜盡
罷鹽吏鹽商不分畛域倣唐時轉運使劉晏之法但於
出鹽地方設場官管理而鹽運司統之歲計其竈若干
出鹽若干通核現行鹽課每斤定數若干聽商販領本
地州縣印照赴場官挂號繳課買鹽州縣發照後具詳
運司查核俾場官不能乾沒正課繳課之後給以官票

任其所之所在關津驗票放行則私鹽盡變爲官而國課無不足矣然場竈產鹽實非商買所能盡鹽不售則竈病奈何曰定例近地肩販在四十斤內者不以私鹽論則此項已在輸課給票外矣其復有餘仍宜倣劉晏常平鹽法每歲商買旣足官爲給價如商市之數籍而計之上之運司視其地去鹽鄉遠者設倉置守如積穀之法遇歲淫潦鹽鈌商絕價日騰貴則運司下令發鹽減價賣之此劉晏所以裕國而民不知病者也果行此法則官役之數減而費省其利一公私之跡泯而刑措其利二耗費無所估計則價平其利三地方無所禁限則貨通其利四而尤有握要之言焉曰課宜輕減不宜

加重也今天下行鹽官少私多雖設重課所得有幾若鹽盡變爲官則取課雖微獲利必倍夫大利常積於毫芒而敗於盡取盡取之則商人無所牟利而業此者少課何從出苟能反是斯商利而官亦利分計之則見少統計之必見多葢未有足民而不足國者鹽關陋習從此盡除直與則壤成賦之法同作正供其爲利豈有涯哉

論知人

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況末世下士哉然吾生平閱歷有得者二端不可不志也少時嘗有友見邀出貲居奇其事之初未甚狎也而友輒詆其所最親狎者之爲人

且道其房幃猥瀆事甚悉余心惡之謂是人方求親於我而先鄙其所親豈人情哉然未能遂遠也而吾貲卒爲是友所擠又嘗器一少年謂其有膽志出貲使之逐什一約取贏而分之年少者日益親近卒自言其爲人出力拯難出貲救貧之事娓娓不厭若甚可信者余自媿弗如旣而思之是雖有薄善何必津津自道之耶自道其善其必非善人矣而亦未能遂遠也其後是人亦卒敗吾事是二者可以驗矣孔子言惡稱人之惡者又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信夫

盛衰有兆　深詣齋文鈔

古人云衰至則驕何常之有以此思之驕者衰之機也

謙者興之機也謙則心虛心虛則能懼能懼則知慎知慎則能聽言能擇善其所爲必成而業興矣驕則心滿心滿則無懼無懼則不慎不慎則不師善道不聽善言其所爲必敗而業衰矣且夫謙者貌雖柔順而實則神凝志定如山岳之不搖驕者貌雖坐大而實則意散神疲如偶人之罔覺興衰之故即此可思匪惟畢生之成敗可見於此即時運之閒將亨者必有謙容將否者必有驕態亦可操券而得自治觀人皆當以此爲準

遺詩 錄十三首

讀史記張辟彊告陳平語有感 甲申廿二歲

元老亦希旨誰肩宗社憂多方媚一婦小慧亂深謀漢

祚幾移呂天心幸爲劉虛名猶籍籍恨不質留侯

深閨怨 乙酉

[illegible]樓一夜春深雨玳瑁梁間雙燕乳玉顏唧唧背人啼罷按秦箏撫瑤柱憶從少小便流離閱歷人間萬事移阿爺早棄懷中女慈母先抛膝下兒賴有期功强近親年來王粲總依人攜將紅葉親題句拾得殘花不當春近時許嫁里中子薄命相期共生死不道狂夫又放顛黃金消盡付流泉迷樓歌舞君堪樂深院鶯花妾自憐昔時掌上珠今作路旁草但知摧折多不見風光好一回追憶一回愁惹得紅顏欲白頭桃葉渡江風浪急黎花帶雨淚痕流高秋子夜翦刀飛空爲他人作嫁衣明

妃有恨誰能見蔡琰無家何處歸

鄰女紀尋 南犅草姓養一女爲養子婦未婚而養子游蕩不歸女貧度日忽有狂者挑之不從乃於隔壁出穢語相誣女聞投水死此正月二十夜中事 丙戌

妾已有夫乃如無夫守志不死爲舅姑妾已無夫乃復有夫醜顏而生胡爲乎市中少年浮蕩子假託琴心嫌卓氏一挑既不從惡詞相穢滓令妾聞此言百口難自理泰山之石古井水妾貌如花心久死今夕何夕朔風起開門無聲水無淚不暇辭舅姑況乃別鄰里甘心赴命長川氾教渠妄念且休矣

佛手柑 爲王商民題扇作 丙申

霜柑入握正拳然擷自祇園法界天剔喜柔荑成妙果

王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分明鉤弋證情禪散花香遠因風遞擎露枝高待月憐
料得夜深應合掌學他兒女拜階前

感事 三首錄二

狂藥來何處珍同徑寸珠煙雲空養性醉飽□□軀萬
戶終年食千金頭刻輸竊聞饑客論往往笑人愚

吾家老名宿抗疏達 楓宸破格刑雖峻施行效自神
帝心期齊度朝論借寬仁不用誅無濫居然國有人

錢塘懷古

今我默坐思西湖浮青萬頃開畫圖春光年年自來去
梅花有主惟林逋宋朝一坏孤山土原是錢王舊區宇
射潮故事傳人間感我茫茫欲懷古古來此地稱餘杭

一片塗泥雲水鄉江中夜半鼓聲急曾戰吳王與越王
鄭侯井通城四旁白公隄界水中央水利浙開斥鹵變
四民樂業肇中唐城外江濤常怒吼城闉將屬波臣有
忽然捲甲趨西興鴟夷震驚陽侯走借問水勢何爲然
所恃三千强弩手强弩安能勝水神錢王英武眞天人
從此錢塘號富庶街衢日日飛香塵錦衣徧著山中樹
花態爭妍陌上春開門節度眞快樂子孫猶得稱忠臣
來朝見留無不可夢裏山河須還我一鞭泥馬渡江來
錢塘變作禁城鎖忘覩事仇太不情得非浙臉原生成
殘山賸水保半壁桂子荷花飾太平深宮自打蝦蟆鼓
相府徒聞蟋蟀鳴三日江潮去不回秋風白雁忽飛來

厓山舟覆吳山冷王氣銷沈事可哀議和覆轍眞堪惱
誰其矯之于少保湖山鍾毓多奇才碧血終教埋宿草
祇今桃柳正芳菲何人不說西湖好岳墳于墳□斷腸
我行只擇蘇隄曉

輓吳西橋明府和王莘農　壬子

玉棺墮地萬人驚擬向青天訴不平計到猶疑魂夢幻
年來乍說宰官清山無句漏樓仙令城有芙蓉住曼卿
我是林泉高卧客吞聲一慟爲蒼生
烽煙燒徹海門紅古郡藩籬一旦空豈謂當關無勁旅
翻勞坐鎭樹奇功秋霜下令花封肅夜雨巡城草竊窮
惜死愛錢兩何有書生餘事作英雄

不聞寢疾忽捐軀擊折千將彈失珠任是李嚴猶下泣
可憐莊蹻竟逋誅一囊蕭瑟家鄉遠八口艱難旅櫬扶
季布前途巨卿後此行幸復比雙凫
回首琴堂聽政時簿書暫了又吟詩從知縣令眞才子
不信儒生古士師擿伏有神偏戒辣明府自箴有辣手須防人不堪之句
鑿空無筆不成奇千家歌頌千秋業造化宜何作報施

吳山謠

天目山形若飛舞直走吳山江爲阻山頭奇石作人語
西望虎邱雲東望蕺山雨吳越興亡事幾許錢王定浙
浙臉生西興潮退西湖清忽有一人思立馬上馬則易
難得下投鞭斷河水倚劍向江隈采石磯邊礮若雷帳

前飛矢如飛埃東京帝城正殿開鞾不到頭馬不回山
乎山乎常崔嵬

戚遇逃懷 癸卯 補

堯帝治天下巢父守潁湄周公作王佐孔子爲民師端
木富財貨原憲無立錐光武握赤符嚴陵怡釣絲是皆
聖哲侶胡爲事參差大抵天生人才祇如有宜鵬搏橫
四海鷦棲僅一枝隨地可自處奚必多怨咨巨獅搏鼷
鼠努力人笑癡螳臂當車輪覆壓何能支我生嘗默揣
豈敢有越思書史幼成癖愚拙長不移才非錢穀具文
與科名違上負高堂望常興風木悲中慳結髮緣牛衣
愁別離下同西河恨庭階凋蘭芝六極幾得半五窮常

相隨茲從歷刼後掇拾所留遺未荒十畝產僅存百金
貲給我闤中人素面青蛾眉給我膝下人阿侯與文姬
何能供揮霍祇可備饘糜自顧多坎壈又近衰暮時生
寡食者眾恐與溝壑期今我與我約節儉常自持不願
得金穴不期登丹墀不飾陸生騎不畜子長姬華封祝
唐堯三祝竟三辭適己腹易飽求人頭免垂清白足貽
後後後事吾安知臨風覽萬卷對月傾一卮至樂本天性
古人其可追

古學彙纂卷八十九

台學統卷九十

黃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訓詁之學一　宋學派上

耶中董克齋先生楷

赤城新志董楷字正翁臨海人寶祐進士初爲績溪簿直冤獄賑饑饉未幾擢洪州守有惠政終吏部郎中所著有集程朱易克齋集

台學源流董克齋名楷字正翁臨海人御史亭復之子嘗從潛室陳器之得晦翁再傳之學寶祐四年舉進士爲績溪簿直冤獄賑饑饉修城捍水未幾擢守洪州有

憲政終吏部郎中所著有苑齋集又嘗合程朱易爲一書其言曰易更三聖人而卦爻彖辭始備其要皆依卜筮以爲教使天下後世之人得以决嫌疑定猶豫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而已至夫子彖傳與大小象之闡明推明其所以爲卦爻彖辭之理而大傳之書又曰夫卦爻彖辭以推極乎陰陽變化性命道德之蘊與夫河圖大衍之數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相生之序蓍策分揲掛扐之法無不備具其所以承三聖開來學功至大也十翼之外有功於道者則惟程子朱子之書而已又曰偏於象占而不該夫義理則孔子之意泯一於義理而不及夫象占則犧文周公之心亦幾乎息矣又曰文公之

書所以補程子所不及而程子之名言有朱子不能加毫末於其閒者知易者葢有取於其言云

宋元學案董楷字正翁臨海人御史亨復之子戶部侍郎樸之弟也登文天祥榜進士初爲績溪簿直冤獄賑饑饉修城捍水擢守洪州有惠政終吏部郎先生從潛室陳器之得朱子再傳之學所著有克齋集程朱易行於世

葉艮佩七先生傳董克齋先生名楷字正翁臨海人宗正少卿亨復之子也登文天祥榜進士初任績溪簿直冤獄賑饑饉修城捍水民甚德之擢守洪州尤多惠政已而調爲吏部郎中見國事日去遂致政以歸先生嘗

從北溪潛室二陳氏游得朱子再傳之學尤邃於易嘗集程朱上下經傳義據王弼本分爲高下字行以別四聖二賢之易繫辭傳以後則取呂東萊所集二程經說以補之仍稱程子曰列於朱子本義之前學者便之

遺書

周易傳義附錄十四卷 通志堂經解本 仁和邵懿辰云昭文張氏有元至正壬午刊本分十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宋董楷撰楷字正叔台州臨海人寶祐四年進士官至吏部郎中其學出於陳器之器之出於朱子其說易惟以洛閩爲宗是編成於咸淳丙辰合程子傳朱子本義爲一書而采二子之遺說附錄其下意

在理數兼通又引程朱之語以羽翼程朱亦愈於逞臆鑿空務求奇於舊說之外者惟程子傳用王弼本而朱子本義則用呂祖謙所定古本楷以程子在前遂割裂朱子之書散附程傳之後沿及明永樂中胡廣等纂周易大全亦仍其誤至成矩專刻本義亦用程傳之次序鄉塾之士遂不復知有古經則楷肇其端也然楷本以經文平書而十翼之文則下一格書之其本義無所附麗者則仿諸經疏文某句至某句之例朱書其目以明之猶爲有別今本經傳一例平書而本義亦意爲割綴則愈失愈遠又非楷所及料矣

經義考按程子傳依王氏本朱子本義依呂氏本本不

可合而爲一克齋董氏乃强合之倪正甫曰易以理寓象數因象數以明理漢儒多明象數而於理或泥而不通自王弼以玄理注易儒者於談理日勝乃復盡略象數二者皆得易之一偏至本朝言理則程伊川爲最兼象數則朱子爲詳集二書爲一庶幾理與象數兼得之則董氏未合之前倪氏已有此論矣

按倪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宋史有傳

周易程朱氏說自序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因河圖而畫卦命爻因卦爻而取象繫辭更三聖人而卦爻象辭始備其要皆依卜筮以爲教使天下後世之人得以決嫌疑定猶豫不迷於吉

凶悔吝之途而已至夫子彖傳與大小象之辭則推明其所以爲卦爻彖辭之理而大傳之書又自夫卦爻彖辭以推極乎陰陽變化性命道德之蘊奧而河圖大衍之數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相生之序蓍策分揲掛扐之法無不備具其所以承三聖開來學功至大也及秦焚滅典籍此書以卜筮得不亡而千餘年閒諸儒無有能明其義者於是借異端空妙之說而欲闡夫極深研幾之旨以術數拘泥之學而欲究夫開物成務之方其去易也不其遠而程子奮乎千載之下始以隨時變易從道而發明陰陽變易之妙因象以明理由理以貫事該體用合顯微使夫學是書者立言制行處己治人守常

應變莫不有度迨乎朱子本義辭益簡嚴深探古聖因卜筮教人之本意而不墮於諸儒術數之末流釋彖傳則第明其爲卦象卦變卦體卦德而不費於辭說釋大傳則又精密微妙明白簡易有先儒所未及者故偕竊嘗妄論以爲三聖之易惟夫子能明之而夫子十翼之外其有功於易道者則唯程子朱子之書而已其他不失於支離破碎則失於誕謾怪僻皆非卓然有見於斯道者也抑偕嘗讀程子朱子文集語錄其閒有成書所未備者輒隨所得附於各章之下歲月既久集錄益多因目曰周易程朱氏說以與同志其之極知難乎免於僭踰之罪然學者苟能因是書以求四聖之心則於學

易未必無小補云咸淳丙辰按咸淳二年丙寅無丙辰此辰字誤當作寅

又序

楷既纂集此書或曰程子言理而不及卜筮朱子則推本古聖人因卜筮教人之意二者固不同矣子比而同之何耶楷聞之北溪陳氏按名淳曰易之起原於象數自象數之既形則理又具於象數之中而不可以本末二其觀也易之作本於卜筮自占筮之既立則理又寓於占筮之內而不可以精麤二其用也此正程子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若偏於象占而不該夫理義則孔子之意泯一於理義而不及夫象占則羲文周公之心亦幾乎息矣朱文公本義之書作所以必表伏羲圖象

冠諸篇端以明作易根源之所自來一出於天之自然而非人爲智巧之私又復古經傳次序推原四聖所以成書之本意遞相解釋而惟占法之明隨人取決而無偏辭之滯而天下義理爲之磨刮精明依然涵萃於其中本末精粗兼該具舉近以補程傳之所不足而上以承四聖之心所謂開物成務之大用至是益又周備而易道之盛於此無餘蘊矣

凡文公之說皆所以發明程子之說或足其所未盡或補其所未圓或白其所未瑩或貫其所未一其實不離乎程說之中必如是而後謂有功於程子未可以優劣校之此楷區區纂集之意也夫朱子之書固以補程子

嘉業堂刊

之所未及而程子之名言益有朱子不能加毫末於其閒者謂二書為不可同乎讀者詳之

凡例

程子易傳依王弼次序而朱子則用古易次序以彖傳大小象文言各自為卷今不敢離析程傳又不敢盡失朱夫子之意於是倣節齋蔡氏例以彖傳大小象文言各下經文一字使不與正經紊亂而程傳及朱子本義又下一字程子朱子附錄又下一字則其序秩然矣

克齋集 見浙江通志按赤城新志云今亡

遺文

趙子固蘭竹詩跋

昔李伯時表弟喬仲嘗親授筆法遂入能品今喬筆世甚罕有其貴重殆不減龍眠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子昌勉之哉子昌年少志鋭深造而自得之自成一家可也李喬之事又何足尙云咸淯戊辰艮月天台董楷識

鐵網珊瑚原注字正翁號中齋中峰董氏　按戊辰咸淯四年也

遺詩見三台詩錄

續溪書懷七絶二首

行隨人世塵千里夢繞故山春萬重慈母新年音信缺遙瞻雲白是巾峰

閣雪春陰未肯明臥聽寒玉瀉簷聲官居不事閒來往閉戶焚香養性靈

朝奉胡梅磵先生三省

赤城新志胡三省字身之寧海人寶祐進士終朝奉郎所著有資治通鑑音注二百九十四卷今行於世

大清一統志胡三省字身之寧海人寶祐進士終朝奉郎刊正資治通鑑爲廣注九十七卷著論十篇釋文辯誤十二卷行世

宋元學案胡三省字身之天台人馮雲濠按寧海人博學能文章尤篤於史學宋寶祐進士德祐元年以賈似道辟從軍蕪湖言輒不用及師潰閒道歸宋亡隱居不仕著資治通鑑音注及釋文辯誤百餘卷蔡按原書依陸德明經典釋文蘊爲廣注九十七卷著論十篇又著辯誤十二卷凡百餘卷史失今則散入通鑑爲二百九十四卷又辯誤十二卷

其傳不知卒於何時據先生自序德祐丙子浙東始騷避地越之新昌遭亂失其書是年宋亡先生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注以乙酉徹編葢至元二十二年也子幼文字德華鄞縣陳著本堂之壻也

王梓材謹按是傳從黃氏補本增入原列胡熊諸儒學案考深寧年譜弟子著名者胡三省戴表元袁桷黃叔雅史晏卿史蒙卿趙孟僎楊泼王惟賢知先生爲王門首座云又按台州府志載先生終朝奉郎

遺書

四庫全書總目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其書網羅宏富體大思精爲前古之所

未有而名物訓詁浩博奧衍亦非淺學所能通光門人劉安世嘗撰音義十卷世已無傳南渡後注者紛紛而乖謬彌甚至三省乃匯合羣書訂譌補漏以成此注元袁桷清容集載先友淵源錄稱三省天台人寶祐進士賈相館之釋通鑑三十年兵難稾三失乙酉歲留袁氏家塾日手鈔定注己丑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援三省自序稱乙酉徹編與桷所記正合惟桷稱定注而今本題作音注疑出三省所自改（蔡按桷稱定注者言注之定本耳非謂書名定注也）三省又稱初依經典釋文例為廣注九十七卷後失其書復為之注始以考異及所注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厤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注焉此本惟考異散入

各文下而目錄所有之厤法天文書中並未附注一條當爲後人所刪削或三省有此意而未及爲歟通鑑文繁義博貫穿最難三省所釋於象緯推測地形建置制度沿革諸大端極爲賅備故唐紀開元十二年內注云溫公作通鑑不特紀治亂之迹而已至於禮樂厤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葢本其命意所在而於此特發其凡可謂能見其大矣至通鑑中或小有牴牾亦必明著其故如周顯王紀秦大良造伐魏條注云大良造下當有衞鞅二字唐代宗紀董晉使回紇條注云此韓愈狀晉之辭容有溢美又嚴武三鎭劍南條注云武只再鎭劍南葢因杜甫詩語致誤唐

穆宗紀冊回鶻嗣君條注云通鑑例回鶻新可汗未嘗稱嗣君文宗紀鄭注代杜悰鎭鳳翔條注云如上卷所書杜悰鎭忠武不在鳳翔凡若此類竝能參證明確而不附會以求其合深得注書之體較尹起莘綱目發明附和回護如諧臣媚子所爲者心術之公私學術之眞僞尤相去九牛毛也雖徵摭旣廣不免檢點偶疏如景延廣之名棨按日知錄漢武帝太初三年膠東太守延廣爲御史大夫註延廣史逸其姓按延郎姓也三十九卷南鄭人延岑註延姓岑名四十五卷有京兆尹南陽延篤又按五代史晉臣傳有景延廣與此無涉景字誤衍出師表敗軍之事庾亮此手何可著賊之語沉懷珍之軍洋水阿那瓌之趨下口烏丸軌字文孝伯之誤句周太祖詔令兄之作令兄顧炎武日知錄竝糾其

失近時陳景雲亦摘地理譌舛者作舉正數十條然以
二三百卷之書而蹉失者僅止於此則其大體之精密
益可概見黃溥簡籍遺聞稱是書元末刊於臨海洪武
初取其版藏南京國學其見重於後來固非偶矣
資治通鑑釋文辯誤十二卷元胡三省撰通鑑釋文本
南宋時蜀人史炤所作淺陋特甚時又有海陵所刊釋
文稱司馬康本又蜀廣都費氏進修堂板行通鑑亦以
注附之世號龍爪通鑑皆覥史炤本差略而實相蹈襲
三省既自爲通鑑音注復以司馬康釋文本出僞託而
史炤所作譌謬相傳恐其疑誤後學因作此書以刊正
之每條皆先舉史炤之誤而海陵本龍爪本與之同者

則分注其下其已見於此書者音注之中卽不復著其說然如唐德宗紀韓旻出駱驛一條音注云史炤謂駱谷關之驛余按韓旻若過駱谷關驛則已適奉天而西南矣炤說非也此類隨文考正者亦不盡見於辯誤葢二書本相輔而行故各有詳略以便互爲考正也其書援據精核多足爲讀史者啟發之助所云音訓之學因文見義各有攸當不可滯於一隅又云晉宋齊梁陳之疆里不可以釋唐之疆里其言實足爲千古注書之法又不獨爲史炤一人而設矣

雜紀

台州札記寶祐四年題名錄胡三省字景參年二十七

下距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六十一歲入元僅十年

胡梅磵藏書窖記 鄞縣全祖望謝山撰 鮚埼亭集

南湖袁學士桷清容之故居也其東軒有石窖焉予過而歎曰此梅磵藏書之所也宋之亡四方遺老避地來慶元者多而天台三宿儒預焉其一爲舒閬風岳祥其一爲先生其一爲劉正仲莊孫皆館袁氏時奉化戴戶部剡源亦在其與閬風正仲和詩最富而梅磵獨注通鑑按梅磵之注通鑑凡三十年其自記謂寶祐丙辰既成進士即從事於是書爲廣注九十七卷通論十篇咸淳庚午從淮壖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韙之禮致諸家

俾以授其子弟爲著讎校通鑑凡例廖薦之賈相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旣而軍潰閒道徒步歸里丙子避地浙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注之訖乙酉冬始克成編丙戌始作釋文辯誤梅磵以甲申至鄞清容謂其日手鈔定注己丑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當是時深寧王公方作通鑑答問及通鑑地理通釋亦居南湖而清容其弟子也顧疑梅磵是書未嘗與深寧商摧此其故不可曉豈深寧方杜門而梅磵亦未嘗以質之邪要之梅磵是書成於湖上藏於湖上足爲荷池竹墅之閒增一掌故而以帶水之閒兩宿儒之史學萃焉薪傳未替湖上之後進所當自勵

也先生所著江東十鑑四城賦清容比之賈誼張衡後
世不可得而見而是書則其畢生精力之所注其初釋
褐嘗爲慈谿縣尉爲郡守厲文翁所劾去及喪職後居
鄞久愛甬上之土風擬卜居焉其時正仲亦欲留甬上
皆不果而先生之孫世佐卒承遺志來卜居焉則是害
也不當但以寄公之蹤跡目之也

遺文

資治通鑑音注序

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
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
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

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爲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爲六國年表三代則爲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諜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厤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葢其愼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爲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葢其事分見志傳紀宜

略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朝英宗皇帝棻按宋朝二字當作我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爲編年一書神宗皇帝以鑑於往事有資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爲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温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爲是書治平熙

寧聞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辨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書局爲事其忠憤感慨不能自已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之類是也至於黃幡綽石野豬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爲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無弊史可少歟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

子而不知通鑑則謀事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邱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惎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溫公徧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擿幽隱薈稡爲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訖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上下千六百〔卜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爲一書豈一人心思

耳目之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書之異同俾歸于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燦然有別而已前代厤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于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邪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讀史不暫置瀝血漬書遺跡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裴松之注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備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苹董衡吾無取焉徐無黨註五代史麤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

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于蜀史炤馮時行爲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爲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咡之教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剌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乙巳先君卒盡瘁家蠱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廢也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游宦遠外率攜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爲廣注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略敘興亡大致咸湻庚午從淮壖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韙之禮致諸家俾讎校通鑑以授其子弟爲

著讎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軍江
上言輒不用旣而軍潰閒道歸鄉里丙子浙東始騷辟
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
他本爲之註始以考異及所註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
厤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註焉訖乙酉冬乃克徹
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
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改而正之
著辯誤十二卷嗚呼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
而辨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己見至小顏新
註則又譏服應之疏紊尙多蘇晉之剖斷葢尟訾臣瓚
以差爽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構會甄釋無復

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

資治通鑑釋文辯誤序

通鑑釋文行於世有史炤本有公休本史炤本馮時行爲之序公休本刻於海陵郡齋前無序後無跋直寘公休官位姓名於卷首而已又有成都府廣都縣費氏進修堂板行通鑑於正文下附註多本之史炤閒以己意附見世人以其有註遂謂之善本號曰龍爪通鑑要之

海陵釋文龍爪註大同而小異皆蹈襲史炤者也譌謬相傳而海陵本乃託之公休以欺世適所以誣玷公休此不容不辯也今觀海陵所刊公休釋以烏桓爲烏元按宋朝欽宗諱桓靖康之時公休沒久矣安得豫爲欽宗諱桓字邪又謂南北史無地理志是其止見李延壽南北史而不知外七史宋書魏書蕭齊書皆有志而隋書有五行志也溫公修通鑑公休爲檢閱文字官安得不見諸書邪海陵釋文費氏註雖詆史炤釋文爲差略至其同處則無一字異費氏蜀中鬻書之家固宜用炤釋刊行若公休則在史炤前數十年炤書旣不言祖述公休而公休書乃如剽竊史炤者再考其書中多淺陋

甚至于不考通鑑上下本文而妄爲之說有不得其句者有不得其字者辯誤悉已疏之於前讀者詳之其眞僞可見矣又有通鑑前例者浙東提舉常平茶鹽司板本乃公休之孫伋所編亦言欲與音釋並行于世此吾先人所疑今人所依以爲信者考伋之所編溫公與范夢得論修書二帖則得於三衢學官與劉道原十一帖則得於高文虎氏伋取以編於前例之後其網羅放失者僅如此葢溫公之薨公休以毀卒通鑑之學其家幾於無傳矣汴京之破溫公之後曰朴者金人以其世而敬之盡徙其家而北後莫知其音問紹興兩國講和金使來問汝家復能用司馬溫公子孫否朝廷始訪溫公

之後之在江南者得彼乃公之從曾孫也使奉公祀自是擢用彼欲昌其家學凡言書出於司馬公者必鋟梓而行之而不審其爲時人傅會也容齋隨筆曰司馬季思知泉州刻溫公集有作中丞日彈王安石章尤可笑溫公治平四年解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寧三年者季思爲妄人所誤不能察耳季思彼字也以此證之則彼以音釋出於其先編前例欲與之並行亦爲妄人所誤也今之時有寶應劉珏通鑑直音自燕板行而南又有廬陵郭仲山直音又有閩本直音直音者最害後學更未暇問其考據其書更不論四聲翻切各自以土音爲之音率語轉而失其正音亦有因土音而失其本至

於大相遠者不特語轉而已今辯誤爲公休辯誣以公
休本爲海陵本龍爪本爲費氏本先舉史炤之誤二本
與之同者則分注其下曰同然後辯其非而歸於是如
直音之淺謬皆略而不錄丁亥春二月辛亥天台胡三
省身之父書

台學統卷九十